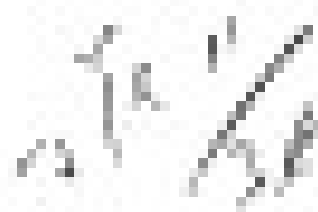


第五卷 第一冊

世界地圖

（附世界地圖）



世界地圖

罗兰散文·第二辑

生活的滋味

(台湾) 张南

张南

◎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滋味:罗兰散文第二辑 / (台)罗兰著,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1998.8

ISBN 7 - 80615 - 785 - 9

I. 生… II. 罗… III. 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策划编辑 张 曼 薛 亮

责任编辑 张 曼 薛 亮

封面设计 张幼农

封面画 陈湘波

责任技编 王 颖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广东潮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5(千)
版 次 1998年8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2月第2次
印 数 5001-10000册
定 价 9.50元
图 字 19-1997-026号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首次向中国内地读者推介台湾作家罗兰和她的作品，其后陆续出版了《罗兰小语》、《罗兰散文》以及部分书信体文集和论文集，获得极大反响，在中国内地迅即形成“罗兰热”。罗兰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含蓄、隽永；洋溢着中国式的哲思，睿智，通达；体现着作家对现代社会的深层思考，深刻、清醒；她的作品给打开国门的中国人以前导性的指引，无论是纷繁的人际交往，还是在商业大潮中涌动，均使你体味到一种喧嚣和炎热中的清凉。目前，

罗兰已成为中国内地读者最喜爱的台湾作家之一。

罗兰女士原名靳佩芬，祖籍河北省宁河县，出生于中国传统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志在金石文物，父亲则谙熟旧体诗词，又长于国乐乐器，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少年时代的罗兰浓厚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小学毕业后，她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见父亲背负家中七个子女生活的重荷，身为长女的她，在前期师范（初师）毕业时，即选择了“就业”，进入后师读书，放弃了读大学的路向。后师毕业后，19岁的罗兰即到一个小乡下小学去教书。由于地处偏僻，日军的铁蹄未曾践踏过，倒也比较安静。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教书，她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花月痕》、《红楼梦》等古籍，甚至连《辞源》都当做小说细细读。同时，她与乡下淳朴、善良、憨厚的农民和孩子们交往中，了解民俗礼仪，增广见闻，收益颇多。这一切，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罗兰幼年深受长于国乐乐器的父亲的影响，学过钢琴，有较好的音乐基础，17岁时得到天津女师学院名师指导。教书期间，组织过音乐团体，经常带领

合唱团到广播电台广播。这种学与用的结合，使她的音乐修养达到相当高的水准。1948年，罗兰只身离开中国内地，前往台湾，在一家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罗兰喜爱这项新的工作，她往往一面播送音乐，一面就人生的各种问题，向听众特别是年轻的听众进行启发和导引，同时根据听众的来信，释疑、解惑。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每天上班，在进入播音室之前，她都是先在心中拟定一个话题，然后选择适合这个话题的音乐。音乐的选材，或轻松欢快，或激昂奋进，或庄严肃穆，或柔情幽思，抑或是凄绝哀怨，都是依据当时要谈的话题中心而设置的。每一段音乐的选配都体现了她极高的音乐素养。当听众沉浸在音乐的欣赏之中时，她便开始那一二千字的谈话了。她谈理想、谈生活、谈抱负、谈道德、谈修养、谈友谊、谈爱情等等，那富含哲理性和启迪性的谈话，像优美的乐音一样深入到听众的心腑中。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和劳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听众的纷纷写信要求下，1963年她将每天播放的内容，经过筛选整理，结集成册，出版了《罗兰小语》第一辑，以后一发而

不可收，又连续出版了四辑。图书面市后，深受读者喜爱，或研读、或收藏、或馈赠亲友，当时即有人颂称《罗兰小语》是青年人心中的一部“福音”。

罗兰的创作是十分勤奋的。从1963年出版《罗兰小语》第一辑到现在，已有近三十部作品面市，除《罗兰小语》五辑外，还有《罗兰散文》七集，长、短篇小说多集，以及书信体文集、诗歌剧、论文集等等。其中《罗兰散文》第一辑和第二辑获台湾中山文艺大奖，这是读者和社会对她多年辛勤劳作的奖励和肯定。

此次海天出版社推出罗兰作品精品系列，依照台湾版原作分册编排，保持了作家本人对其作品集所认可的原貌。从这一精品系列，读者可见出作家的思想、艺术历程，可浸润在作家的心境和情趣中；该系列增加了作家年谱等内容，采用精美印刷，使罗兰作品以新的面貌面市，以满足读者鉴赏、收藏和馈赠亲友的要求。

愿您喜爱我们的奉献。

目 录

● 纪念曲

- | | |
|----|--------|
| 3 | 那岂是乡愁 |
| 13 | 我结婚的时候 |
| 21 | 生活的滋味 |
| 30 | 由冷说起 |
| 36 | 愧悔 |
| 43 | 属于我的晚上 |
| 54 | 秋园即事 |

● 生活散曲

- | | |
|----|------|
| 62 | 阿美走后 |
|----|------|

69 | 速成的青叶

75 | 生活散曲

● 生活散曲

82 | 数字游戏

88 | 我的书桌

93 | 春节小集追记

98 | 天上人间

● 随想曲

107 | 风之恋

110 | 唱一首简单的歌

- 114 | 散步随想曲
122 | 沉樱的手帕
126 | 悠然的感觉
131 | 山上去来

● 心 曲

- 143 | 寄给飘落
150 | 无私的情谊
156 | 兜雨
161 | 烛光夜话

● 青春组曲

171	碧天偎着海洋
177	那南风吹来清凉
184	幽林一夜雨
190	雨中的紫丁香
196	那银海千秋的夜晚
204	春夜闻笛

纪念曲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我岂能忘记那样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家园，那凄寒中如烟火般的光与热，那属于中华古国传统的含敛不露而真实无比的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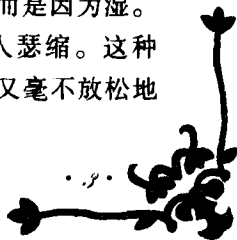
那岂是乡愁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裤子上、雨衣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 37 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和脚下的泥泞——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湿。这里冬季这“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毫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只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席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是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戴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擤了一筒鼻涕在车板上，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猛扑着的风，总是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行着。外面是灰濛濛的阴天，覆盖着黄湿湿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晴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雪。这里的冷，其实是最容易挨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

车子在平交道前刹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老羊皮袍、戴旧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躬着身子，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进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惟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

我从小随父母在都市谋生，偶尔才回一趟老家。在老家的人们眼里，我们已经是“化外之民”。而我对“大爹”的行动，也只觉得陌生而不惯。我不喜欢大爹，因为在他面前，使我拘谨不安，而且动辄得咎。所以，如无必要，我几乎是不理他的。他似乎也不喜欢我们这几个在都市里学了新派的晚辈。我们有时无意中唱唱歌、或大笑几声、或说说从外面学来的国语，他都会一字一板地训我们几句，说我们粗野、忘本、没有一点书香人家的规矩。然后甩甩袖子，迈过门槛走开。

我每次回家，总是情愿耽在祖母房里。祖母是大爹的婶婶，大爹是长房里的。祖母似乎也不喜欢大爹。她总是责怪父亲，不该放下家当，赤手空拳地跑到外面去给工厂里做事。“这个家应该有你们一份的。”祖母叼着旱烟袋说，“你们倒慷慨！一家子到外面过去了。这家里的产业，可不就都给大房里占了

去?看你大爹不声不响,老好人似的,岂不知庄上缴的、地里收的,都到了他手里。听他口口声声说穷,其实,谁有钱谁知道!只有我穷是真的。”祖母把旱烟袋里的烟灰磕掉,再去装烟,那烟叶是装在一个小小的蓝布口袋里的,发着呛人的气味。“我早就说,你们不在家里吃,这几年,省下来的,也够买几亩地的了。这还不都是入了你大爹的腰包?”祖母时常这样絮絮叨叨地说着。“将来分家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马马虎虎的。你祖父弟兄三个,我们三一三十一,有钱分钱,有地分地。”

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可分的东西。除了我自幼在里面长大的这五进房子之外,我只听大爹跟父亲说过,有两个田庄,押给别人;有多少芦苇地,也当给别人了。只剩下一个“靳庄子”,现在家里的进项,只是靠“靳庄”的收成。家里经常吃得很节省,我们每次回家,第一顿饭,大半是在外面叫的饺子,只有我们这几个从外面回来的人吃。以后,我们就跟着全家一同吃大锅饭。那菜多半是咸鱼、虾酱、小干鱼炒白菜、虾酱炖豆腐、咸菜拌豆腐。夏天的时候,后园里有自己种的茄子、南瓜和豆角。粮食多半是高粱、小米和棒子面。只有过年才吃米饭、馒头和猪肉。打仗的时候,家里吃一种面条,硬硬滑滑的,人们说,那根本不是粮食,不知是用什么做的。吃多了,胃会胀痛。

家里自己养鸡,反正一切自给自足。好像人们从来也不花钱似的。据说,只有我们回家的时候,才从外面买一点东西来吃,那是拿我们当客人招待的。